



張掖文史資料

啓功題

第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掖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張掖文史資料

第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掖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編

## 目 录

- 一 张掖人民营救红西路军伤病员的感人事迹  
.....周光汉(1)
- 二 张掖解放时的片断回忆.....周定国(5)
- 三 张掖农校的创建.....鲁玲(12)
- 四 解放前后的张掖农校.....郭普(20)
- 五 解放前的张掖中学.....施生民(30)
- 六 张掖师范学校创建经过.....王守正(38)
- 七 创建普门寺小学的概况.....刘续祥 刘建栋(40)
- 八 清末民初张掖的几位名医.....王佩璋(42)
- 九 张掖解放前后的商业概况.....工商联(46)
- 十 高登云先生事略.....高鸿翔 高鸿生(54)
- 十一 乌承玘与乌承恩.....叶桐村(59)
- 十二 “张掖”小考.....范三畏(60)
- 十三 试论马蹄寺石窟群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  
——兼论修复与发展旅游业.....张浩廉(64)
- 十四 深山峡谷中的胜景  
——东山寺和西武当.....周定国(80)
- 十五 回忆中的张掖古城.....何兴基(85)
- 十六 张掖街巷名称的演变.....杨祖涛(89)
- 十七 河西地震资料辑录.....钱有法(104)
- 十八 张掖地方志浅议.....田建良 高华(118)
- 十九 关于“贺锦”洗甘州的史实与传说  
.....施生民(127)
- 二十 市政协文件.....(130)
- 二十一 征稿启事.....(132)

# 张掖人民营救 红西路军伤病员的感人事迹

周光汉

红西路军西征失利后，张掖人民冒死承担了风险，掩护、营救了红军伤病人员，为革命做了一定的贡献。

一九三七年元月至二月间，张掖大满的池有才，在灰条沟煤矿掩护了一名红军。敌人搜山时，他把这位红军藏入窑洞，未被搜去。风声缓和后，又帮干粮、路费，使其回到革命队伍。

西路军炮兵团战士张金国，在肃南红弯寺失散后，到临泽被一河南耍猴艺人收为义子。后被民团发现要抓张金国，艺人打发其子送金国到张掖王兴隆的当铺当学徒。又被敌军发现，王兴隆立即把张金国转移到酒泉姓王的当铺。敌人几次扑空，将王兴隆抓去严刑逼供。王始终不吐真情，后花钱行贿才被放出。张金国也避过了敌人的搜捕。

张掖县“长兴泰”掌柜刘芳，听到东街店内关押着三百多名被俘红军，大多都是作战负伤和手脚冻伤的人员。他出了二百元现洋，买通了敌旅长韩起功的副官和看押被俘人员的王斌。以膝下无子、行善还愿为由，趁一夜晚，随同好友王兆瑞、店员姚镗从皮房中提出皮衣三百多件，送到东街店内，一件件递到被押红军人员手中。几天后，有两名逃出的红军人员来到刘家，转达了为他们提供过冬之衣的谢意，并留下了一张收条。

在1937年农历正月十二、十七两天中，西路军战士李福兴、马洪忠和周姓两姐妹先后到张掖县沙井子赵永和家。赵为掩护他（她）们，白天把他（她）们隐蔽在外面，晚上安置在家中，精心侍候两月余。在这期间，赵母为头部负伤的李福兴擦伤、上药、包扎伤口，待如亲生子女。后被人告密，联保主任马宗玉、保长段长发，民团大队长马天合一伙搜去两位女战士交给敌军，又将赵永和抓去严刑拷打、审讯，但赵守口如瓶，始终没有供出家中还有隐蔽的红军。敌人把赵永和拷打两次，敲去白洋十元、羊一只还不罢休。赵被关押到五月二十八日夜脱逃，跑回家中，给两位红军准备了干粮连夜送他们上路回去。

西路军总部教导团参谋左叶等九名红军和妇女先锋团两名女战士，一行十一人，在1937年3月中旬失散以后，走出祁连山来到张掖乌江堡营寨黑河岸边。由于饥饿疲惫，便到一座磨坊休息。在烤火中被十多名持钢钎、木棍的群众团团围住了。这些人走近一看原来是红军。群众在秦锁义的疏导下散去，秦走进磨坊帮助红军烙饼做饭。饭后，左叶一行要继续行走，而黑河又无法过去，在红军的要求下，秦锁义套上牛车将红军一一送过了河，并叮嘱大家白天不能行走，指给了一个曾圈过羊的土圈，让他们休息，待天黑后再走。经秦锁义的指点，红军人员一行通过了张掖的敌军哨卡，登上了东返的路程，脱离了敌人的搜捕。

1936年底，张掖县古浪乡的铁匠李效忠，营救收留两名红军失散人员。一名把伤养好后，换了衣服归队；另一名未负伤的装成哑巴，跟他走乡串户，以打铁为生，以后，定居高台。

三十军宣传员安正盛，在康隆寺作战负伤被俘，送进张掖敌人医院治疗，结识了敌骑兵伤员李怀弟，由李策谋改名为李怀存，帮助逃出医院，后经李的堂叔李临忠介绍，安置到王致忠家养伤三月。伤愈后，被介绍到张掖法院当了庭丁而掩护下来。

红九军七十五团通讯班长王怀文，在梨园激战中腰腿负伤滚下山沟，幸被战友救护，隐蔽到张掖县上龙王庙邻近的一个山洞。一天黄昏，迫于饥饿，挣扎出山洞觅食充饥，但离庄户尚远，正在踌躇中，适遇上龙王庙的道人徐合德，徐从住处拿来水、馍让王吃喝后，又送回山洞。敌人搜捕频繁时徐五次帮助转移山洞，冒着生命危险每天送水送饭，精心料理养伤，后伤虽初愈，却瘸了一条腿，腰部还不能弯曲，徐为使王不致瘫痪残废，每天借喂鸡时撒下豆粒让其拣拾，锻炼半月，腰部基本恢复活动功能。后被坏人密告给敌旅长韩起功。徐闻风抢先一步又把王转移到另一地方隐蔽，让敌人再一次扑空。至此，徐合德以“隐蔽共党”的罪名被捕，虽遭审讯拷打，却对隐蔽红军人员一事坚决不说实情。

大满庙的一位赵姓道人曾掩护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的红军战士关炳让，藏于山洞。后被民团头子曹明发觉，将关捕去，经多方求救，赵才将关要出来，也交徐合德收留养护，直到1940年，关才回原籍四川广元。

张掖县南关灵隐寺的和尚也相继掩护过两名负伤的红军，一名会武功的张姓战士，到1949年张掖解放时才归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另一名王姓战士去向不明。

张掖县马鹤年（伪县长）在党的统战政策的感召下，秘密支持高金城营救，掩护红军一些伤病人员和“甘州中心县委”的几名党员，化装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然后转赴延安。还去南山黄草沟一带营救王树声同志。

1937年二月，敌将被俘的红军人员解往东教场活埋，红军战士孙得江和另一位王姓女战士被一名敌军副营长暗中藏于附近厕所，后又送往北街“王牛肉”家后院磨坊，孙王后结为患难夫妻，去流泉一带给地主帮工度日，后又被安西商人冯街庆助资大

洋二十元，在张掖城内摆摊为生，直到张掖解放。

西路军总部医院院长丁世芳同志失散后，被张掖地主魏铎臣营救送往高金城的福音堂医院，在地下党支部和高金城先生的掩护下，安全回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后转赴延安。

张掖西洞堡群众，不顾敌人的监视和惨害，含泪悲愤地趁黑夜偷偷出村，赶到大岗子楼旁，挖坑掩埋红军烈士尸体。红军走后的这年秋天，全堡子的农民又买上香表、蜡烛、冥钱，请了十几个“老师付”按照最隆重的传统丧葬仪式，在东寺庙设长堂念经、敬香祭奠遇难的红军和曾保护红军有功而死难的农民。每年春节、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农民都纪念英灵，红军坟墓上的香火此时没有间断过。

西洞堡何皮匠、妥文俭、王宗德等群众曾为掩护红军伤病员，给红军当向导，侦察敌情，遭敌逮捕，施以酷刑，当众被杀害。

人民掩护、营救红军伤病员和散失人员的事实是很多的，上面所述仅属一鳞半爪。即此，足以激励后人艰苦奋斗，奋进不息。

（摘自《红西路军史料》第四辑）

## 张掖解放时的片断回忆

周定国

张掖的解放，主要是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共产党统战政策的威力以及张掖人民群众在1937年经受红西路军的影响，迫切盼望早日得到解放。因而，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不安，想方设法进行反共活动。

### 布防兵力防共限共

甘肃的河西是拥有十多个县的地区，1942年成立了河西警备总司令部，直辖于第三集团军。于是四十三军杨德亮，九十一军王晋（后为黄祖勋）予七师严明，五十八师叶成，骑十师谭辅烈，十八混成旅徐汝诚等部开始驻防于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区，控制河西走廊。原驻武威的骑五军军长马步青，驻张掖的一百师师长韩起功，驻酒泉的马步芳的弟弟马步康，均调回青海布防。

1949年5月国民党行政院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当即发布了“破产保产，拼命保命、挽救危急、确保西北”的反动口号，准备负隅顽抗。马继援作为马步芳的儿子更妄想螳臂挡车，孤注一掷。当时河西各县的蒋军大部份调往陇东、陇南驻防。张掖、武威的防守由保安三团接管。到了1949年7、8月间，兰州临近解放，马继援的八十二军和一百二十九军万余人防守兰州南山的主要阵地。黄祖勋的九十一军、周嘉彬的一百二十军和马鸿逵的八十一军两万余人防守靖远、景泰及黄河北岸。马步芳的新编骑兵两万余人防守洮沙、临洮、定西。甘肃保安旅的部分团队约



七、八千人防守夏河、卓尼、陇西，通渭、静宁。保安三团和地方自卫队四千多人防守高台、张掖、临泽、山丹、民乐、永昌、武威、民勤、古浪。河西警备司令部及整编一百七十八旅五百三十二团，骆驼兵团、新疆警备团六七千人防守酒泉、玉门油矿、玉门、金塔、安西。

早在1946年11月郭寄峤主甘后，梦想以甘肃省主席和西北行辕（后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的权力，为没落的蒋家王朝效命。1947年他提出自卫建设方案，计划全省扩充一百二十个保安团，并将原有的六个省属保安团扩充为八个。并打出“自卫建设”的招牌，由省政府的骆力学，寇永吉策划募集了“自卫特捐”一百亿元，由地方政客、金融寡头，构成军政财团，瓜分了这批捐款。郭又进行了保甲整顿、清查户口、发放身份证的罪恶活动。同时整编地方“自卫”武装，配发新式武器；扩建地方警察组织。三等县以上设警察局，四等县以下设警察队。各县成立了“戡乱建国委员会”，广泛地开展反共活动。

#### 败局已定企图摆脱困境

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甘肃面临着解放，反动派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他们为了挽救败局，延续其反动统治，各级反动政府不仅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宣传工作，还训练和更换了各类官员。

1、1949年6月，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西挺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马继援的八十二军，马鸿逵的陇东兵团大批伪军组织，土崩瓦解了，但他们并不甘心死亡，还继续扩充成立地方部队，建立各种形式的武装机构，马步芳的团长冶长寿来张掖拉兵拉夫，征粮派款，弄得路断人稀，鸡飞狗跳墙，混乱不堪。这位“戡乱”狂以征兵不利为借口，扬言把伪县长杨慕震要绑吊在旗杆上示众。并将伪政府主任秘书杨曦打了几个耳

光，企图撵走伪政府的这批官吏，可向张掖人民大下毒手，大肆搜刮。

2、国民党在张掖的主要军政人员，面临末日，便把抗拒解放军解放张掖的希望，寄托在马步芳父子身上。于是在马步芳接任西北长官后，张掖国大代表杨自廉，参议会议长雷增光，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家彦等三十多人组织了一个向“马长官”致敬的致敬团，以200匹马为礼物，到兰州献媚（因一时马不好搞，就改送银元，临时借用兰州某骑兵团的马200匹，献于兰州三爱堂作样子）。

3、兰州警官学校分校主任胡步虬（据说是兰州的特务头子之一）替换了张掖县伪县长杨慕震，同时将主任秘书、助理秘书、会报秘书，还有几个重要科室的头头，一律换为胡步虬的亲信，继续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

4、张掖将处于临战状态，驻张掖的马步芳部团长冶长寿开往陇东，省保安三团二营营部及六连接管张掖防务。解放兰州的战争快要打响了，国民党军队从陇东、陇南节节溃退，龟缩在兰州，马步芳妄想借兰州的有利地形，作垂死挣扎。省上的党政军各级军政人员，惶惶不可终日，可是张掖又奉武威马寿昌（据说将要被马步芳派为河西警备司令）指示，组织地方自卫力量，妄想对抗解放，作兵源补充。张掖地方上的士绅，计划成立两个自卫团，组成一个师，张声威组织一个团，杨自廉组织一个团，计划就地征兵，以保卫自己的家乡为幌子，负隅顽抗。由于解放战争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时国民党军队不是投降，就是被俘，不是闻风而逃，便是一触即溃，很快于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了。自卫团也因情况紧急而罢休了。

6、在兰州解放迫在眉睫的时刻，兰州的伪军、政人员多数看到大势已去，纷纷离职他往。只有一些死硬分子不愿投诚，又

向河西逃窜，其中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副长官刘任、副参谋长彭铭鼎、彭月翔，政工处长上官业佑，副处长秦怀玺，高参李学模，伪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代主席丁宜中，民政厅长马继周，财政厅长寇永吉，教育厅长宋恪，建设厅长骆力学，地政局长何让，社会处长于衡达，田粮处长吕宗佑，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傅子贲，兰州警察局长郭庄，甘肃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王孔安，蔡呈祥，省参议会副议长郭维屏，秘书长张开选，省党部书记长陆锡光，省银行经理刘望苏等。这一大批敌伪军政人员从兰州撤到武威，从武威到张掖又到酒泉。他们强打精神，一路上所到之处，在他们经过的市县，还不遗余力地大肆散布什么“形势大有利于我方，如果对方到河西走廊，冬天受不了，给养供不上，棉衣无着落……”的烂调，虚张声势，欺骗群众，可是这些谎言已得不到群众的呼应了。

#### 解放军西进河西得到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为右路军，二兵团为中路军，一兵团为左路军，于八月十九日到达兰州外围，20日开始进攻，25日发起总攻，十九兵团攻占皋兰山、六十五军攻占马家山，四军攻占狗娃山、三军攻占西果园直插七里河，截断了甘新公路这条国民党的退路。8月26日兰州解放了。解放军中路军二兵团稍事整休后，沿甘新公路向河西进发，一路在9月3日解放了永登，14日解放了古浪，16日解放了武威，19日解放了永昌，20日解放了山丹。左路军一兵团经临洮、临夏，永靖向西宁进发，9月5日解放西宁，逃窜西宁之伪军八十二军、一百二十九军及新编骑兵军大部敌军被歼，少数溃散。为彻底消灭国民党，解放军一兵团抽调精锐部队由西宁出发，穿越祁连山扁都口，于9月17日到达民乐，与敌骑五旅相遇，激战几十分钟，击毙副旅长黄毅、活捉旅长王士谊，团长莫耀中，其余官兵千余人投诚。张掖已成真空地带。

9月19日解放军进入张掖城，解放张掖的过程中没动一枪一弹，河西重镇文明古城从1949年9月19日宣布解放，张掖结束了国民党的几十年反动统治。张掖人民进入了当家作主自由幸福的新时代，9月22日左路军一兵团和中路军二兵团在张掖胜利会师。国民党军节节溃逃，各寻出路，如鸟兽散，幻想在河西决战也成为泡影。在众叛亲离和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仓惶逃窜。还有那些周嘉彬的二百四十五师七三三团和七三四团全部歼灭，生俘七三四团正副团长刘培裕、洪作春等四百多人，连夜追击张掖周庄驻的黄祖勋部二百四十六师七三六团，伪正副团长王振声、胡胜祥率领七百余入投诚。23日解放临泽、高台时，国民党的二三一师田子梅部及工兵团重炮营星夜逃往酒泉，逃往酒泉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军长周嘉彬、政工处长上官业佑、骑兵学校校长胡兢生等闻讯乘飞机逃往重庆，二四五师师长刘漫天率残部逃往安西、敦煌一带。9月25日新疆警备总司令兼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彭月翔，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汤祖坛，九十一军参谋长郑壮怀，一二〇军参谋长和师长沈芝生，李焕南、田子梅、宪兵团长曹叔希、骆驼兵团长贺新民等通电起义，和平解放了酒泉。

### 迎接解放的大会

张掖将处在临战状态时，张掖地下党的党建国、马启科、唐多纶、傅俊杰等同志来张掖后，除在甘泉小学、中正小学、酥得小学，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外，还通过走亲访友等方式对人民进行宣传教育。由于张掖临解放时，敌人控制过严，组织迎接解放军进城等工作未能开展起来。只有傅俊杰同志鼓动疏散到张掖来的第八补给区的通讯营进行起义，从张掖出发，顺祁连山根东下，到山丹迎接解放军。我曾提供张掖地段、祁连山附近的

路线地形图。并探听张掖军政方面的动静。

张掖伪政府的旧职人员，少部分人在9月18日下午由伪县长胡步虬率领乘车以巡逻为名向西逃窜。国民自卫总队部副总队长许福成，组织自卫队交枪疏散。我们教育科的同志挖坑埋藏文档。其他人员一哄而散，各找出路。19日以后，新政权开始筹建。解放军一兵团王恩茂政委和左齐部长亲临张掖中学主持召开了几十人的座谈会，多方启发大家提出疑问，当时参加座谈会的大部份是学校教职员，也曾有人提问：“共产党来了，对国民党人员的态度和政策究竟是怎样的”等等。左部长宣传了共产党的政策，讲清了形式，指明了出路。在欢声笑语中散会了。9月20日晚间张掖军管会秘书长即中共张掖地委秘书长兼地委宣传部长王鳧、中共张掖县委书记徐树文、副书记张林锐、县委宣传部长刘杰顺（现名为柳根），曾到我住处，（张掖南大街德兴合商号内）找我谈话，并通知我继续上班。我于9月21日清早开始到县人民政府上班，当时王鳧部长住在县人民政府后院（旧称三堂），首先拿出来三本书（《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送我阅读，并对我说：“我们已作了调查了解，安心上班工作”。继续担任人民政府教育科长，审编教材，催促学校开学上课。过了几天给我发了从西安运来的单棉灰色制服鞋袜等生活用品。后来又有地方各界人士组织张掖人民在西操场举行了解放军入城仪式和欢迎大会，同群众一起共庆张掖解放。军民亲如一家，社会安定，新任张掖县委书记徐树文，县长曾跃到职工作，还有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县政府的民政科、财政科、公安局等已配备了新的领导同志，我们旧职人员中原伪政府的教育科、建设科等科室人员也登记上班。共同联络各级旧职人员少做坏事，争取立功，做分化瓦解等工作。防止一些敌伪人员在逃跑中搞破坏。力争和平接管好各级政权并广泛张贴我党的约

法八章和各种有关安定民心的布告，使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及时揭穿敌人的各种造谣污蔑。为了解放军继续西进，立即成立供应站，供应解放军粮秣，开展支前工作。由于地下党的同志和新联系的一部分旧职人员、青年学生努力工作，解放后的张掖县在建立新政权，进行的比较顺利，很快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局势，支援了解放军西进。我所回忆的张掖解放的情景，已时过四十年了，所述片断，也是挂一漏万，难免有误，希知情者指正。



# 张掖农校的创建

(1941—1948)

青 玲

1941年5月，我从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以督导名义派我到甘肃省建设厅工作。当时建设厅厅长张心一是我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他为了培养农业技术人才，提出在岷县、张掖建立两所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他的倡议经省政府通过后，便派我为张掖高级农校校长。我接通知后，欣然许诺，赴张办学。1941年9月，甘肃省立张掖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在张掖正式成立。回忆往事，尚有一段曲折过程，谨述之，以志当时建校的艰辛。

## 一、克服困难、三易校址

为了既利于修建校舍又便于开辟农林实验场地，并兼顾河西各县学生来张就学的住宿，确定校址成了最难解决的问题。当时可以建校的地方有下面几处。城东王母宫有熟荒地八百亩，城北白塔寺有庙产地一百四十亩，城西南华宫有香火地60多亩。我和专、县行政方面多次磋商，提出以这三处为预定范围，由学校选择。但上述各庙均为驻军一百师师部的仓库。庙产地亩又为当地士绅占为私田耕种，千头万绪，阻力重重。只好将学校暂设置在

城内，借用爱国民主人士高金城先生的福音堂楼房一座作为校址（现市医院宿舍对面）。设农、林科各一班，共招收学生80余人。其中一部分系由河西各县保送来的，每县五人，东以武威、永昌，西至酒泉、金塔均有学生送来。招收的学生均为高小毕业生。农校学制五年，属中专性质。1942年夏季学校又增招农林科学生各一班，原借用之楼房无法容纳，恰值张掖师范由文庙迁入木塔寺。农校又迁至文庙临时上课。并征得民勤在张掖同乡会的同意，以文庙附近的民勤会馆作为学生宿舍。迁入文庙不久，蒋介石和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来张掖视察。参观文庙时对张掖农校现状详加询问。当场确定将白塔寺庙产作为农校校址，并拨伪法币4万元作为搬迁和修建学校费用。1943年2月甘肃省财政厅正式批文以白塔寺作为农校永久校址，原确定的修建费也同时拨到。经与专员何永昌（专署在武威，何来张督察工作），县长张仰文商定：先将学生迁入白塔寺。迁进之后，拆除正殿，偏殿的神象，临时改为教室四座，办公室和教员备课室一座，东西两侧厢房和原设的小学教室作为教师和学生宿舍，同时动工修筑围墙，并新建了教室、宿舍和厕所。在修建过程中，由于物价上涨，法币贬值，省拨修建经费尚不足工程一半的开支。在甘肃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何永昌、张掖县长张仰文的倡议和主持下，邀请张掖、山丹、民乐、临泽、高台等县的县长士绅座谈，由地方又筹集二万元。因施工抓得紧，仅五个月工程全部竣工。计校内（包括广阔的校园）有地五十余亩，校外有地30亩，均作为农林实验场所。白塔寺地处张掖城外西北角，距城五华里，属张掖县永利乡管辖，永利渠纵贯校内，春夏秋清水长流。经过几年的培育，果木成林，花草遍地，葱葱郁郁，景色宜人，作为农校校址，大家一致认为是最理想的场所。



## 二、确定方针、订立制度

张农办学的宗旨是：培育实用人才。因而要根据河西农业现状实行教学，不论管理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要立足于实际，把枯燥难懂的课程和田间操作联系起来。特别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使他们将来能独立工作，独挡一面。鉴于农校毕业的学生将来要到农村工作，而农村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尤极艰苦，因而制定了这样的制度：三年制（招收初中毕业生）的高农学生，头一年坚持半日上课，半日实习或田间操作；五年制高农学生两年半日上课半日实习或田间操作。不论教学、实习、种植、收获，修筑渠道、平整土地，学校行政人员各科教师都要以身作则，全力以赴参加劳动，培养学生勤俭朴实，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我们是这样制定的，多年来也一直是这样执行贯彻的。所以，农校培养出的学生社会上一致反映是好样的。

## 三、增聘教师，提高质量

由于世俗的偏见，建校初期学生对农业的社会作用认识不清，不愿报考农校。面对这一问题，学校下决心提高教学质量，而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是要建立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当时，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的阶段，半壁河山沦陷，京、津、沪、汉的名牌大学多迁于云、贵、川、陕，大学毕业生，基于抗日救国的热情，也愿到甘肃来工作。借此，我们从1942年起，千方百计从成都的金陵大学农学院，武功的西北农学院等各大大学聘请了农业经济、农业推广、农艺、园艺等各科的一些毕业生来张农任教。如：刘生鑑、徐国光、毕孟萍、钱树琼为金陵大学毕业生；赵缙